

《淺談道次第》

講解：如性法師

日期：2018年7月24日—8月5日

地點：新加坡

課程：第九講

在上一堂課的後半段，我們是提到皈依三寶的部分。要如何生起真正的皈依？首先，必須具備皈依的二因，也就是當我們在思惟死亡無常的道理之後，發現自己的生命並不會因為死亡的到來而中斷，還是會繼續延續下去；進一步地發現自己並沒有辦法決定未來投生的地點，這件事完全是被業力所使，接著想起自己在過去生與今生都造了種種的惡業，來生極有可能墮入惡趣時，我們心中自然會生起恐懼的感受，進而想到在這個世間上，只有三寶有能力救度我們時，我們自然會對三寶生起皈依的心。

所以在上一堂課，我們提到透由思惟痛苦而在心中生起恐懼，以及透由思惟三寶的功德而對三寶生起信心，這兩者是皈依的二因。「透由皈依的二因，才有辦法生起皈依。」這句話是在說明什麼？這句話在說明：皈依的二因與皈依這兩者之間是因果關係——皈依的二因是因，所生的皈依是果。這就表示光是對三寶生起信心，那並不是真正的皈依，那只是皈依二因當中的其中一因。所以真正的皈依，指的是在具備二因的情況下，我們想要全心全意去依靠三寶的心；也就是不論我們身處何處、是喜是憂，我們一心仰賴三寶的心，那才是真正的皈依。從這段描述當中，我們可以得知：如果皈依的二因只是嘴上說說，這代表我們心中所生起的皈依也僅止於嘴上說說「我皈依三寶」；相反的，如果皈依的二因強而有力，我們心中所生起的皈依自然有轉化內心的力量。所以平常很多人說：「我對三寶是有信心的。」首先，我們問問自己：「那個信心的因是什麼？那樣的信心從何而來？」這個問題我們等一下會討論到。

皈依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法類。在阿底峽尊者的時代，尊者就曾經提到：「如果想要分辨內道以及外道的差異，應該是從『皈依』來作判定；如果我們想進入佛門，成為正信的佛弟子，在心中生起皈依是必不可少的。」由此可知，我們是否能夠成為正信的佛弟子，並不在於我們是否曾經去參加過皈依法會，也不在於我們的手上是不是有拿過皈依證，而是我們必須在心中生起至心皈依三寶的心。所以曾經參加皈依法會的人，是不是一定是正信的佛弟子？（學員：不是。）我們似乎把佛弟子的標準提升了不少。如果我們在皈依法會的現場沒有思惟惡趣的苦，在心中完全生不起恐懼，我們也不了解三寶具備哪些功德，對三寶生不起信心的情況下，這時我們心中會不會想

要投靠三寶？不會。這時，即便我們在皈依法會的現場，就代表我們的心中能夠生起皈依嗎？不一定。在那樣的情況下，即便我們去參加了那場法會，就代表我們是正信的佛弟子嗎？應該也不一定。

曾經有師長說過：「如果去參加皈依法會，就能成為正信的佛弟子的話，在皈依法會的現場，如果有螞蟻在爬，牠是不是在皈依法會的現場？請問那隻螞蟻也是正信的佛弟子嗎？」應該不是。或許我們的層次沒有那麼低，但我相信那些師長之所以要舉這樣的喻，目的是在告訴我們：「就算你人在那個會場，如果你的心沒有跟著傳皈依的人而轉變，即便最終拿到一張很漂亮的皈依證，這都不代表什麼。」佛法要修的是我們的心，而不是看我們的外表。所以能否成為正信的佛弟子，這在於我們是不是有認真去思惟惡趣和輪迴的苦，而對於苦生起了恐懼，並且在了解三寶具有救度我們的能力之後，相信三寶，進而一心仰賴三寶，在這樣的情況下，我們才有可能成為真正的佛弟子。這是從阿底峽尊者那個時代所留下來的傳承教授。

從「見」的角度而言，有些祖師大德提出了一種看法：「從見的角度，如果我們想要成為佛弟子，我們必須了解『四法印』的道理。」也就是我們要了解諸行無常、有漏皆苦、諸法無我、涅槃寂靜。而這當中，最重要的就是「諸法無我」。無我的觀念是佛家不共的見解；勸人行善斷惡，則是共內外道的。佛家最不共於外道的地方在於佛講述了「無我」的道理。所以如果我們想要成為一位真正的佛弟子，我們就要知道佛所講的法當中最與眾不同的就是「無我」，這個法類一定要學習；如果不了解無我，卻說自己是佛的弟子，我覺得有點勉強，這一點我們之前談過了幾次。不過，今年應該講不到這個部分，在中士道提到苦、集、滅、道時，才會深入地討論到無我的道理；今年能講完下士道就不錯了。這跟我原先的計畫完全不一樣，在我來到新加坡前，當我聽到十二堂課要講完道次第，我最剛開始的想法是：前面的兩堂課講學法應有的態度；的確，我們也有執行，最前面的兩堂課講的就是學法應有的態度。接下來的四堂課講下士道的法類——念死無常、三惡趣苦、皈依三寶、思惟業果的道理。之後的兩堂課講有關中士道的四聖諦。接著的兩堂課講上士道——如何發起菩提心的教

授。最後的兩堂課則是介紹應該如何學習道次第。結果從第三堂課之後，完全沒有按表操課，所以到今天下士道都還沒講完。

我們剛才提到，從見的角度來說，我們要了解四法印；而在四法印當中，最重要的就是「諸法無我」的道理。這個觀念一定要想辦法建立起來，即便在今生我們無法通達，但至少要有想學的心，不能只停留在「我只要淨罪集資、行善斷惡、設法對我的師長生起信心就好」，因為這些事情，即便是外道都做得到。外道為了獲得解脫，會不會去淨罪集資？當然會；只是外道淨罪集資的方式跟內道不同。如果他們不想淨罪集資，為什麼要整天泡在恆河裡面？為什麼要燃燒自己的手指？他們這樣做不就是要淨化罪障嗎？佛教以外的其他宗教是不是也是勸人為善？是不是也是告訴它們的信眾「我們應該行善斷惡，我們要對這個社會做出有貢獻的事情」？都是。那佛教有什麼不同？如果我們學佛只在意淨罪集資、行善斷惡，那佛法的教義跟其他宗教的教義有何不同？

我並不是說學佛的人不用淨罪集資，當然要，但我們要了解的是整個佛法的核心教授為何。如果無我的觀念、緣起性空的道理是整個佛法的核心教授，身為佛弟子的我們，難道不應該多花一點時間去了解嗎？還是當我們一想到「無我」時，那種狀態就是腦袋空空的無我？很多人想到的「無我」就是過去的事情不要想、未來的事情不要想、當下所有的雜念全部斷除，這叫無我。這根本不是無我；如果無我的道理這麼簡單，根本不需要有《四部宗義》。為什麼會有《四部宗義》？為什麼四部的宗義師對於無我的看法差異會如此懸殊？這就代表無我的道理深奧難測。如果所謂的無我，只是斷除我們所有的雜念、什麼事情都不要想，只要設法讓心專注，我相信四部的宗義師應該不會提出不同的看法；佛也沒必要為了解釋無我的道理，一下講唯識宗、一下講中觀宗，他就只要告訴下面想學的人：「你只要斷除所有的雜念，你的狀態就是無我的狀態。」

但為什麼我們會選擇相信那就是「無我」？的確有些人會以這種方式來解釋無我的道理，他會告訴你：「這就叫空性。」但為什麼現場這麼多人都選擇相信？台上的人講「空性」，台下的人選擇「相信」。為什麼？因為這種狀態不需要思考、不需要學習——他不需要學習經論，不需要學習《攝類學》、《心類學》、《四部宗義》，也不需要學習《中觀》，他什麼都不用學，只要設法讓心專注就可以。所以台下的人選擇相信，因為他們覺得這樣的法類比較容易，而且馬上修，馬上就會有感受。平常的日子忙忙碌碌，我們的心不斷地轉，思緒非常雜亂，這時如果設法控制自己的心，讓心保持一定的專注，你就會發現你心中會現起一種前所未見的喜悅，我們便以此為滿足。這時候如果你再聽到一些似是而非的觀念——「你的狀態已經進入了無我、空性的狀態」，你就會覺得自己輕飄飄的，雖然也不知道要飄到哪裡去，但就是輕飄飄的。如果無我的道理這麼容易的話，我相信佛也不會那麼偉大，因為這樣的道理，即便是其他宗教的導師，他們在過去也都提得出來。佛的偉大、佛的與眾不同，在於祂真的看透了事情的真相，祂把自己修行的經驗如實地傳遞給我們，這就是佛的偉大。

我們剛才提到的是：阿底峽尊者認為，如果想要成為正信的佛弟子，我們心中必須在具備皈依二因的情況下，生起皈依的心；從見解的角度而言，我們必須承許四法印、了解四法印。提到皈依的二因時，我們有特別強調：要在思惟惡趣的苦之後，讓自己的心中生起恐懼感。對於這一點，有不少同學會問到：「我為什麼要刻意地讓我自己生起恐懼？我平常的日子已經這麼苦，為什麼沒事要讓自己的心中生起恐懼感？這不是自找苦吃嗎？」我發現我在講的時候，現場很多人點頭，這表示各位心中應該也有類似的想法。不要說皈依的二因，從一開始的念死無常，要我們想到死亡；之後又告訴我們「我們極有可能墮入惡趣，所以要修學皈依」；在皈依時，又強調皈依的二因，要我們在心中生起恐懼。有些同學會說：「為什麼佛法灌輸給我們的思想都如此負面？要我們思惟死亡，告訴我們死後會墮入惡趣，然後要我們在皈依之前先生起恐懼感。為什麼佛法的道理都這麼負面？」有些人光聽到這些內容，他就不想學了。

首先，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發現，我們前幾天在講述這些法類時，並沒有特別引

經據典，那是因為我想透由正理告訴各位「這就是真相」。我們並不是說佛在哪一部經典裡說了哪一句話；哪位祖師在他的論著裡，寫了一篇什麼文章告訴我們「我們一定會死，而且死後會墮入惡趣」，我們不是從這個角度來分析的；而是透由正理來證成佛法當中所說的這些內涵。這就像我們一開始所提到的：我們學法應有的態度是什麼？我們要了解「何謂事情的真相」；在了解事情真相的同時，我們應該反觀自我：「這樣的真相跟我的生命有何關聯？」所以當我們在解釋死亡無常、三惡趣苦、皈依三寶的道理時，請問這些是不是真相？如果是，這些真相跟我們的生命有沒有辦法連結在一起？這是我們要討論的；你不能說「雖然是真相，但我不想聽」，你可以選擇不要聽，但你不聽就會比較快樂嗎？不會。直到現今，我們還在輪迴當中流轉，必須承受各式各樣的痛苦逼迫，不就是因為從過去到現在，我們都未曾看透事情的真相所導致的嗎？或是我們僅止於想要了解真相，但並沒有結合我們的心所導致的嗎？如果我們真的看清楚了這一點，我們是不是應該告訴自己：「我應該進一步地了解真相，而且設法讓我的生命能夠跟真相緊密地結合。」所以，佛告訴我們的這些法理是不是真相？這是我們需要去思考的，而不是說「佛一直告訴我一些我無法接受的想法」。所謂的「我無法接受」，是指我不想聽而無法接受？還是我從來沒聽過，所以我不想接受？這個我們要去思考。我們應該想的是：「佛告訴我的這些道理是不是事實？是不是真相？如果是，這些道理我派得上用場嗎？」我們是不是應該這樣去思考？

對於這個問題，剛才有同學說：「為什麼佛法灌輸我們的思想都如此負面？它是不是刻意地想要讓我們生起恐懼，進一步利用人心的弱點而掌控我們的思想？」有些人會這樣想。我舉一個例子：如果你去醫院做身體檢查，過了兩個禮拜，健康報告出來了，你去醫院拿那一份健康報告，醫生告訴你：「某某某，你得了癌症。」當我們聽到這句話時，心中會不會生起恐懼感？會。請問：他是沒事故意讓你害怕、故意讓你生起恐懼嗎？不是。醫生告訴你的是什麼？他告訴你的是真相。

所以當我們想要透由學習佛法，來檢查自己的心到底是不是生病的時候，佛告訴我們的這些道理也是真相，祂並不是要刻意地讓我們生起恐懼、害怕的心，進一步地

控制我們的心、控制我們的行為。這就跟我們生病想要去看醫生是一樣的道理，當醫生清楚地告訴我們「你生了什麼病」時，他不是為了讓我們害怕而告訴我們真相。他為什麼要告訴我們這個？他希望我們從今天開始，能夠注意這件事情、能夠調整生活作息、能夠改變飲食習慣，是不是這樣？不然他沒事為什麼要告訴你「你得癌症」？他應該不是故意這麼做，是不是？這是相同的道理。

所以當我們發現透由世間法無法改善我們目前的狀態，而想要透由學佛，看是否能進一步地從目前的痛苦中跳脫時，我們就要認真思考：「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麼？到底是境讓我痛苦？還是我的心讓我痛苦？」如果就如同我們之前所分析的，是我們的心讓我們痛苦的話，我們是不是要改變自己的心？這是不是代表我們的心生病了？所以當醫生告訴我們「你的心生病」時，我們不要認為這是醫生在恐嚇我們。他只是在告訴我們真相，他告訴我們「你的心為什麼會生病」。如果你總是認為自己還可以活很長的一段時間，他告訴我們：「你的心生起了常執，這是一種病，而且你在死後並沒有辦法決定投生的地點，一切都是隨業而轉，所以以你目前的狀態，來生很有可能墮入惡趣。」他不是在恐嚇我們，而是在告訴我們真相。如果你不想要墮入惡趣，在這樣的情況下，你自然會生起想要皈依他的心，這是事情的真相。

而且我們之前不是提到，如果這個世間上沒有滅諦跟道諦，佛應該不會選擇告訴眾生苦諦和集諦的內涵。祂之所以選擇告訴眾生：「應該思惟苦諦、探究苦因。」就是因為祂知道這些問題是有辦法改善的、最終是能夠解決的。相同的道理，佛法的思惟模式是正面、積極、樂觀的，而不是負面、消極、悲觀的。所有佛法的法類，都是在告訴眾生：「你應該如何改善自己，當你想要改善自己之前，你要先知道自己有什麼樣的問題。」所以簡單來說，它就是在告訴我們「我們的心生了什麼病」；進一步地告訴我們「應該如何服藥，才能改善我們目前的狀態」。所以不要認為佛法的思想很負面、很消極，那樣的想法我完全不認同。即便是思惟念死無常、三惡趣苦，你懂得思惟的話，那種思惟模式都能成為我們學佛強而有力的推動力，它絕對不是消極、負面的思惟模式。

所以我們提到，這個世間上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麼？而這個真相跟我們的生命又有什麼關聯性？其實這個內涵，就是我們平常聽到的「基、道、果」的觀念。平時在介紹「基、道、果」時，會提到世俗、勝義二諦是「基」；方便、智慧是「道」；佛的色身與法身是「果」。我們先不用這麼專業的術語介紹「基、道、果」，所謂的「基」，講成白話——事情的真相；「道」——當我們了解真相之後，應該如何用正確的方式去面對真相；「果」——當我們選擇用正確的方式去面對真相之後，最終會獲得什麼樣的結果。這就是佛法要告訴我們的道理——第一個層面，真相是什麼？第二個層面，我們在面對真相時，應該採用的方法是什麼？第三個層面，如果我們用正確的方法去面對真相，最終會得到的結果又是什麼？所以佛法可以統攝在「基、道、果」這三者當中，就是這個道理。

所以當我們在學法時，第一個層面，我們要了解真相到底為何？第二個層面，在面對這個真相時，我們應該採用什麼樣的態度、什麼樣的方式？最後再來考慮：我們這麼做會得到什麼樣的結果？其實我們一般人在處理世間的事情，不也是用這樣的態度嗎？做生意也好、求學也好，甚至找人生當中的另外一半也好，不也是用這樣的態度嗎？境的真相是什麼？再來，我要如何面對這個真相？最終，有沒有我想要的結果？不都是如此嗎？佛法也是同樣的道理。

接下來，既然我們知道要生起真正的皈依，必須具備皈依的二因，這時我們應該問問自己：「為什麼從學佛開始直到現今，我還是無法對三寶生起皈依的心？」這個時候，各位不用舉手，因為我並沒有問各位是不是有皈依三寶的心；我要說的是，當我們發現真正的皈依是建立在皈依二因之上，但我們對於皈依二因毫無感受，這時就應該誠實地告訴自己：「至少目前為止，我的心中並沒有真正想要皈依三寶的心。」你誠實地告訴自己這一點，你不需要覺得丟臉，這有什麼好感到丟臉的？如果你是要跟別人分享，這或許有點丟臉；但如果你是在檢視自己的狀態，這沒什麼好覺得丟臉的。如果你認為自己確實已經生起了真正的皈依，那當然是最好；但如果不是的話，我們應該問問自己：「到底問題出在哪裡？」各位覺得到底問題出在哪裡？

其實答案很簡單，只有兩種可能：第一種可能，我們不覺得自己苦。生起皈依之前，如果對於苦生起恐懼是必要條件的話，至今我們無法生起皈依的心，其中的一種可能——我們不覺得自己苦，或是我們不覺得自己即將遭遇難以想像的苦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我們會不會想要求助於別人？當然不會。這就像如果你不覺得自己生病了，旁人問你：「明天我們去看醫生，好不好？」你會怎麼回答？「我又沒有生病，為什麼要去看醫生？我寧可在家睡覺，也不要去看醫生，即便他是名醫，又怎麼樣？」這是很正常的反應。所以當我們不覺得自己苦，也不覺得自己未來會遭遇痛苦時，我們不要求助於三寶，這很正常，這是第一種可能。

第二種可能，雖然我們知道自己苦，我們也可以想像出未來應該會遭遇痛苦，但是我們並不了解三寶有哪些功德。這就像什麼一樣？「我知道自己生病了，但我不知道周圍到底有哪一位醫生能夠治好我的病。」這時你會不會想要去投靠某一個人？不會。所以第二種可能是：即便我們知道自己苦，但是我們不知道三寶有什麼功德，不知道它是否能夠解決我們目前的困境，或是未來有可能面對的痛苦時，我們自然也不會想要去皈依三寶。應該只有這兩種可能吧？應該不會有第三種可能性出現，因為從人性的角度來分析，當我們遇到了痛苦，自己無法解決，而我們知道有某個人能夠幫我們解決這個問題時，我們自然會想要依靠對方。所以至今，我們都不想要去依靠三寶，大概只有這兩種可能；如果有第三種可能，皈依的因應該就不止二因，應該要有第三因才對。所以皈依的因為什麼只有二因？這從我們剛才的例子，應該就可以分析得出來。所以道次第中為什麼要特別告訴我們：「在學佛的初期，你要思惟死亡無常的道理、三惡趣苦；在中士道，你要思惟輪迴的苦。」其實就是要告訴我們：「我們的心生病了，而且病得很嚴重。」讓我們的心對此產生恐懼，進一步去思惟三寶的功德，而對於三寶生起信心。

雖然多數人表面上看似對三寶有信心，但說真的，那個信心不堪一擊啊！首先，我們問問自己：「我們對三寶的信心是無因而生的嗎？」現場多數同學搖頭——「不是無因而生的，我對三寶的信心是有因緣的。」請問：它的因緣是什麼？你是在看到

三寶的功德之後，而對三寶生起信心？還是因為多數人都在禮拜三寶，而對三寶生起信心？或是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而對三寶生起了信心？你說：「我是看到了三寶的功德。」那接著就要請問：三寶有哪些功德？你會說：「三寶有身、語、意的功德。」再請問：三寶有哪些身、語、意的功德？請說幾個來聽聽。你有沒有發現，越問你就越模糊，所以到最後，也講不出一個所以然。我們說「佛有身、語、意的功德」，請問我們打從內心深處相信這一點嗎？我們說「佛有千百億化身」，我們打從內心深處相信這個功德嗎？先打上一個問號。如果我們對於佛的功德都打上問號，那我們是不是應該也對於「我對佛是有信心」的這一點，也打上一個問號？如果我們不了解三寶具備哪些功德，也不知道三寶的功德從何而來，那我們的信心又是從何而來的？

這個問題需要思考吧！而不是說：「因為多數的佛弟子都很虔誠地禮敬三寶，所以我覺得三寶很偉大，至於它有什麼功德，我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。」或許這也是一種信心；但問題是：這樣的信心堅固嗎？這樣的信心似乎不堅固。為什麼不堅固？當我們遇到打擊時、當我們遇到挫折時，當我們的事業、人生遇到瓶頸時，我們先想到的是三寶嗎？應該不是；我們先想到的都是：「哪一個人可以為我解決這個問題？我應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？」我們想到的不都是自己嗎？我們想到的不都是世間的方法嗎？我們什麼時候會想到三寶？臨終的時候、需要助念的時候，只有在這些時候我們才會想到三寶。

為什麼？當我們臨終的時候，我們知道：我這一輩子賺的錢派不上用場；我這一輩子所累積的人氣也派不上用場；我交的那些朋友，在我臨終到來的時候，他們完全無法伸出援手；而我從小到大呵護的身體，在臨終的那一刻，它也沒有用，所以只好祈求三寶，是這樣吧？事實就是如此。當我們發現世間的人、事、物都無法解決我們的問題時，自然會想要尋求另外一個管道，因為我們與生俱來的本能就是離苦得樂，所以我們會想盡各種方法讓自己不要痛苦。當我們遇到痛苦時，我們就會思考：「到底有什麼方法才能讓我脫離險境？」所以我們平常不想三寶，但會說「我對三寶有信心」——這對我來說完全矛盾；你對它有信心，你應該多想想它吧，而不是「我對它

很有信心，但我從來不想它，只有走到生命的盡頭時才想起它」。所以我們應該問問自己：「為什麼在臨終的時候，我才會想到三寶？」是不是我們已經看透了世間的方法無法解決我們的問題？應該是。

相同的思惟模式，對一個真正想學佛的人而言，如果他將解脫、成佛設定為學佛的目標時，他應該早早看透世間的方法無法讓他達到那個目標、無法解決他的問題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他在平常就應該想到三寶，而不是只在臨終的時候才想到三寶。如果我們在臨終時才想到三寶，通常我們會帶著悔恨的心——「我這一生該修行的時間都沒有好好善用，雖然聽了您所說的這麼多法，但沒有一個法能派上用場。」我們會不會覺得自責？會不會覺得後悔？會！

照理來說，臨終想到三寶，應該是設法策發我們想要皈依三寶的心；但問題是，如果平常沒有皈依三寶的心，臨終的時候應該也不會有皈依三寶的心。理由相同——想要在臨終生起皈依三寶的心，由於那樣的心是有為法，所以它不是無因而生的，它必須要有相順的因緣；假使之前都沒有皈依三寶的心，那時候的心是怎麼跑出來的？如果我們一直抱著僥倖的心態——「我只要在臨終時對三寶生起皈依的心，至少來生可以不墮惡趣。」我發現有時我會心存僥倖——「平常不要努力，反正臨終的時候，我生起皈依三寶的心，至少來生不會墮入惡趣。」哪有這麼好的事？如果我們想要在臨終生起皈依三寶的心，至少你要確定那時你的意識是清楚的吧？至少你要確定你不是突然死亡、不是發生意外的情況下而死的，是不是？難道這些我們都確定了嗎？我們無法確定。所以我們哪來的勇氣說：「我現在可以不努力，只要在臨終時生起皈依三寶的心就足夠了。」這是哪來的勇氣？這根本不合理。這是我們心中的常執、懈怠所發出的聲音，它們要告訴我們：「你現在可以不要修行，只要在臨終的時候，掌握臨終的意識，設法對三寶生起皈依的心，來生就有保障。」這是我們心中的煩惱所釋放出來的訊息，千萬不要相信它。所以我們剛才說到，直到目前為止，我們生不起皈依三寶的心有兩種可能：第一種可能，我們不覺得自己深陷痛苦當中；第二種情況，我們不了解三寶的功德。

提到三寶，在道次第當中有特別強調：我們要先思惟的是佛的功德。什麼是佛？在經論當中有提到：所謂的佛，指的是斷一切過失、圓滿一切功德的聖者。這樣的描述，我相信大多數人都聽過，佛已經斷除了一切過失、圓滿了一切功德。簡單來說，該斷除的，祂通通都斷除了；該成辦的，祂完全成辦了。對於這一點，我們平常應該怎麼思考？

平時當我們想到「成佛」這兩個字時，都會覺得：「那是遙不可及的目標。」所以應該不會有人把「我今生就要成佛」當成是今生學佛的目標；即便是來生，我相信多數人也不會將「我來生就要成佛」作為今生學佛的目標。「成佛」這兩個字，對我們多數人來說，非常遙遠；甚至一想到成佛，我們的心就會倒退三步。為什麼？「憑我目前的狀態，想要成佛——天方夜譚！」是不是？我們會覺得成佛很遙遠，想到成佛這兩個字時，我們的心完全沒有動力，但我們卻不斷地把成佛這兩個字掛在嘴邊。這就是我們的毛病——明明想到成佛時，我們的心沒有動力，但是我們會不斷地告訴自己，也告訴別人：「我想成佛。」你誠實地跟自己對話吧！不想就是不想，想就是想；你不要心裡不想，但不斷地告訴別人：「我很想。」請問：這是不是一種妄語？以嚴格的標準來說，這也是一種妄語——明明心裡不想成佛，但是不斷地告訴別人：「我想成佛。」嚴格來說，這應該也算妄語，對吧？

所以當你不想成佛的時候，你就不要告訴別人：「我想成佛。」其實你想要的不是成佛，你想要的是面子，你想要得到的是別人對你的讚許。你想要表現出來的是什麼？「我是學大乘法的人、我是想要利益眾生的人、我是想要成佛的人，你們看看，我有多麼偉大！」這哪有什麼偉大？這幾句話，誰都會說，你教鸚鵡，鸚鵡也會說，這有什麼好偉大的？你信不信，你教一隻會講話的鸚鵡，你多跟牠講幾次：「我會成佛、我會成佛……」過幾天，牠看到每個客人都會說：「我會成佛、我想成佛……」我們目前學佛的狀態不就跟鸚鵡學語一樣嗎？別人告訴我們什麼道理，在不加思索的情況下，重複對方告訴我們的那些道理，不斷反覆地練習，而且都只在嘴上練習；心中呢？根本不相應。學到最後，有些人就會說：「唉！學佛沒有用，那根本無法改善

我的問題啊！」這不是佛法的問題，這是學佛的人的問題。

所以當我們想到，所謂的「佛」是斷除一切過失、圓滿一切功德的聖者時，這對於學習大乘法的我們而言，應該怎麼思考這個問題？如果我們在學習大乘法的期間，真的將成佛設定為學佛的目標，而且也努力地往那個目標在前進時，雖然你會發現，當下的你離那個目標還有非常遠的一段距離，但是你要怎麼提策自己？「既然佛是百分之百斷除了過失、百分之百圓滿了功德，現在的我是不是只要斷除一分的過失、圓滿一分的功德，就代表我更接近成佛的這個果位？」是！你離百分之百又更接近了；當你花了一段時間之後，你又斷除了一分的過失、圓滿了一分的功德，你是不是又更接近成佛了？是！我們應該從這個角度去思考，而不是說：「雖然我已經斷除了一分的過失，但是我還有九十九分的過失沒有斷除；雖然我已圓滿了一分的功德，但是我還有九十九分的功德沒有圓滿，我什麼時候才能成佛？」同樣的狀態，兩種不同的思考模式，它所帶來的影響力截然不同。

很多人在學佛的期間會不斷地指責自己、責備自己：「你看看，佛是怎麼說的？你的師長是怎麼說的？你又是怎麼做的？」我們現在不是指別人，我們說的是自己。當他發現自己的行為不如法時，他就會指著自己說：「你看看你現在的行為多麼不如法！你又犯了什麼戒、破了什麼戒、你心中又生起了煩惱、你又造了什麼惡業。」最終的結果——「你這個傢伙，惡業深重！」很多學佛的人都會用這樣的態度來面對自己的生命，不需要這樣。當你發現自己的問題時，你要先看清楚——「我有問題」也是事情的真相。為什麼？因為我們就是凡夫！不是嗎？而且我們是非常普通的凡夫。以五道十地來說，在還沒有獲得見道位之前，都稱為凡夫；獲得見道位之後，稱為聖者。所以即便大乘的菩薩進到了資糧道、加行道，我們都還是稱他為凡夫，但是那一種凡夫跟我們這種凡夫不一樣——我們是非常平凡的凡夫，他們是已經有很多功德的凡夫，這兩種凡夫不能相提並論。

所以我們要先認清自己的狀態——我們就是一介凡夫、非常普通的凡夫。普通的凡夫會有什麼問題？普通的凡夫被他的心控制，他的心又被煩惱控制，在這樣的情況下，心中的煩惱不斷地湧現，身語的行為持續地造惡，這就是普通的凡夫會表現出來的行為。這是不是也是事情的真相？是！難道這樣的真相會在我們學佛之後馬上改善嗎？不可能嘛！這樣的狀態在我們學佛之後無法馬上改善，是不是也是真相？也是！不需要因此責備自己，而讓自己的心越來越沉重、壓力越來越大，因為這就是真相。當你看清楚這個真相之後，你要問問自己：「如果我想要改善這個真相、改變這個狀態，我應該採用什麼方法？」而不是看到了真相，然後不斷地告訴自己：「你很糟、你不行，你就是不能。」不是這樣的。

所以我始終認為，宗大師在《道次第》的一開始強調暇滿的法類有他的原因在。為什麼他不一開始就談念死無常？他在念死無常之前，先提到了暇身的重要性，就是要告訴我們：「如果你想修行，如果你想改善自己的現狀，你現今擁有的人身就是最好的工具。」他就是要提策我們的心，讓我們知道：「如果我想修行，我不是兩手空空的，我手邊是有工具的，而且這個工具只在於我想不想要去使用它罷了；如果我要使用它，工具就在我的手上，我想要向上提升還是向下沉淪，決定權在我自己。」而不是一開始就告訴我們：「死亡是無常的，而且死亡之後你有可能墮入惡趣。」這時我們會覺得：「那我該怎麼辦？我手邊都沒有工具，我要如何克服這樣的問題？」是不是？所以一開始他就告訴我們：「現今你獲得的是暇滿的人身，它有機會修學正法，而且修學正法的外緣也完全具足，在這樣的情況下，只要你想修，你就能夠修得上去。」所以一開始的這個思惟模式很重要。

不然我發現很多同學，學佛一段時間之後，人際關係變差這不在話下，因為在學佛的一開始，他就已經設定了「我只要跟學佛的人做朋友，沒學佛的人都是惡友」。所以學佛之後他所展現出來的行為——先刪除、封鎖那些惡友。如果他再聽到一些似是而非的觀念——「在皈依了三寶之後，不可以與外道共住」，沒有學佛的人都被他列為外道，全部打叉。先想想：難道學佛之後，我們就是內道嗎？我們剛才已經分析

了，你想要成為內道正信的佛弟子，應該具備什麼條件？要不就是具備皈依的二因而生起皈依的心，要不就是必須了解四法印的道理。如果這些條件都不具備，我們憑什麼說自己是內道？我們憑什麼說自己是佛弟子？而且在這樣的情況下，我們竟然把我們所認為的外道全部刪除；在刪除之後，我們又會告訴自己：「我要對他們生起慈悲心。」你不覺得我們的想法充滿了矛盾嗎？這是什麼思惟模式？「我先把對方刪除，然後再告訴自己：我要發起為利眾生願成佛的菩提心。」至少這些想法不會在我的腦海裡現起來，這些思惟模式都有問題，需要打掉重練。如果我們因為自己是佛弟子，而就排斥沒有學佛的那一群人，我們的心在一開始就已經排斥了對方，在排斥對方的當下，根本沒有生起慈悲的理由。

在生起慈悲之前，我們要先拉近自己跟對方之間的距離，所以七因果教授當中才會提到：知母、念恩、報恩、悅意慈，之後才提到了悲心；為什麼在悲心生起之前，要特別強調悅意的慈心？所謂「悅意的慈心」，指的就是當我們思惟知母、念恩、報恩的這三個法類之後，我們看到眾生會有一種想要珍惜他、愛護他的心，這叫悅意的慈心。生起這樣的心態之後，當我們發現對方正在遭遇痛苦的折磨時，我們自然會對他生起悲心。所以在生起慈悲之前，我們是不是要先把自已跟眾生的距離拉近一點，而不是說「我把你丟在山谷邊，不管你的死活，但我在遠方不斷地為你祈求，這就代表我對你生起了慈悲」，當我們把跟自己信仰不同的人排斥在某個角落時，你仔細去觀察自己的心，其實你根本看不起那些人，對吧？「我有學佛，你沒有學佛。」「我學的是大乘法，你學的是小乘法。」「我學的是道次第，最有次第的方法；你學的是念佛法門，那個沒有次第。」我們一邊學佛，一邊分化佛教。你有沒有發現，這種事情多半都是佛弟子才會做得出來的事情；分化佛教不是外道在分化，是學佛的人自己在分化。在學佛的同時，不斷地分不同的類別、不同的黨派——「我學的是這個，這個是最好的；你學的是那個，那個很糟，你學那個沒有希望、你學那個不能成佛、你學那個沒有次第、你沒有認真地依師、你對師長沒有信心、你那個是淨土法門……」不都是這樣嗎？是誰在分化佛教？是我們學佛的人在分化佛教。如果我們抱有這樣的想法，最容易謗法的人其實不是外道，而是我們。

跳回原來的主題。我們剛才講到，當我們思考到「佛是斷除一切過失，圓滿一切功德的聖者」時，如果我們的目標設定清楚、方向正確，在學佛的期間我們不要過度地責備自己，反而應該鼓勵自己，我們要看清楚自己的心中會生起煩惱，自己會造作惡行，這就是真相。你不需要過度地責備自己，你只要提醒自己：「我為什麼會處在這樣的狀態當中？這就是因為我過去生沒有認真地修持，所以今生有機會學習，我應該要認真地學習。」

在上一堂課，我們更進一步地分析到，佛之所以能成為我們皈依的對象，那是因為佛具備了三個特點：第一個特點，祂已經徹底地解決了自己的問題。如果我們想要皈依的對象、我們想要依靠的對象，他都沒有解決他自己的問題，他有沒有辦法解決我們的問題？沒有辦法。在世間，的確有很多世間的天神，就像大自在天等，他們擁有很大的福報、各種的神通神變以及眾多不可思議的功德；很多人選擇皈依世間的天神，那是因為他們想要追求的是世間的利益。如果只追求世間的利益，你去皈依世間的天神，我覺得沒問題，但如果你想要追求的不是世間的利益，而是徹底跳脫輪迴的解脫、是能夠成就究竟圓滿的佛果位的話，皈依世間的天神就不合道理了。為什麼？如果我們想要解脫、成佛，是不是應該皈依已經解脫、成佛的人？這就像什麼一樣？如果我們深陷漩渦當中，我們希望同時也在漩渦裡的人救我們？還是已經在岸上的人救我們？當然是在岸上的人救我們；同樣都在漩渦裡的人，他怎麼救你？

相同的道理，如果我們只追求世間的安樂，如果我們想要的只有世間的利益，皈依世間的天神，這沒問題；但問題是：世間的天神跳脫輪迴了嗎？沒有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他解決自己的問題了嗎？沒有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如果我們的目標明確，我們根本不會想要去皈依世間的天神。所以在學佛的期間，如果我們一直會現起想要求神問卜的心態，你應該問問自己：「我學佛的目標是否擺錯了？」為什麼會想要求神問卜？我們是不是想要透由世間的方法，來解決當下所遭遇的困境？而且這樣的心態不斷地現起之後，我們皈依三寶的心會逐漸降低——每每遇到問題，想到的都是世間的方法。說真的，我們皈依的就是這些方法，而不是三寶。

我們現今皈依的是什麼？我們現今皈依的是金錢；我們皈依的是周圍的朋友；我們皈依的是我們手上拿的手機。我們對這些境界都生起了皈依的二因。以錢而言，我們知道沒有錢會帶來多大的痛苦、沒有錢會很辛苦，所以一想到自己沒錢，心中就生起了恐懼；這樣的恐懼只有在獲得錢之後，才有辦法解決，只有錢才能化解我們心中的恐懼——皈依的二因都具備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們皈依了金錢。朋友呢？「沒有朋友，我一個人孤伶伶的，我很孤單、內心很苦；如果有朋友的話，我內心很快樂。」我們皈依了朋友。手機呢？哪一天出門沒有帶手機，在你還沒拿到手機之前，內心會感到恐懼、不安，你做什麼事情都覺得不對勁，直到你又拿回手機為止才會心安。我們皈依的境都是這些。我們並不是說完全不能求神問卜，但如果次數太頻繁的話，你應該要問問自己：「我做這件事情的心態是什麼？我學佛的目標是什麼？」你應該檢視一下自己。世間的天神、世間人無法徹底解決我們的問題；表面上能幫助我們，這沒問題，但要徹底解決我們的問題，這些人做不到。

接著，佛不僅能徹底解決自己所有的問題，祂還懂得如何解決他人的問題。這一點我們在上一堂課提到：佛之所以能夠成佛，並不是一生一世的事，而是祂透由多生多劫長時間的修行所累積、換取的結果。這代表走在成佛的這條道路上，祂有十足的經驗與智慧，所以祂知道如果我們這麼做，之後會遇到什麼問題；如果我們那樣做，將來會遇到什麼瓶頸。再加上祂有一切遍智，祂了解我們的根器、通曉我們的想法，祂知道我們在什麼時間、什麼情況下，適合學習什麼樣的法類，祂能夠清楚地指引我們走最適合的一條路。所以，佛除了徹底解決自己的問題之外，祂還懂得如何解決他人的問題。

接著，除了這兩個特質，佛還具備第三個特質——祂能夠對所有的眾生一視同仁，生起同等的慈悲心。祂不會只利益某一群人，而排斥另外一群人。這在佛經裡面曾經提到一個公案：在佛的左右側分別有兩個人，在祂右手邊的人，以虔誠的心用檀香水塗抹祂的右手；在祂左手邊的另外一個人，以瞋恨心拿著斧頭砍祂的左手。在那樣的情況下，佛不會特別善待右手邊的這個人，也不會刻意去排斥左手邊的那個人，甚至佛還會對祂左手邊的那個眾生起更強大的悲心，因為祂知道這個眾生正在造惡，這

樣的惡業會使他來生墮入惡趣受苦。

所以從斷、證的角度而言，佛斷除一切過失、圓滿一切功德；從祂能否成為我們求助的對象的角度來分析，祂也具備了上述的這些特質。所以我們說，佛該具備的功德，祂都具備了；直到目前為止，我們都還沒有得救，並不是佛的問題，而是我們的問題。我們目前的現狀就是如此，我們對三寶沒有信心。

這一點我覺得需要作個實驗，不然在場或許有些同學會說：「我對三寶有十足的信心。」我們作實驗的目的不是為了打擊各位，而是希望各位（包括我在內）能看清楚自己目前的現狀。雖然佛具備了上述的那些功德，但我們問問自己：「我們真的相信佛具備那些功德嗎？」這是一個問題。講道理，我們都可以說得頭頭是道，我們都會說佛具備了斷、證功德，或是悲、智、力的功德，用講的很容易，但我們真的相信嗎？如果我們真的相信，我們早就對祂發出求救的訊號了；如果我們真的相信的話，我們的現狀絕對不是只有如此。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：我們說佛有千百億化身，我們真的相信嗎？我們多數人不相信。為什麼不相信？假使我們心中現起了煩惱，在煩惱生起之後，我們會進一步地付諸於身語，造作了惡行——這是我們平常慣有的想法、慣有的做法，是不是？但如果我們最相信的某一位師長，他就坐在我們旁邊，即便我們心中生起了煩惱，我們會不會做出那樣的行為？

有些同學沒有聽懂這個例子。平常如果我們一個人獨處，心中會有各式各樣的雜念現起，在雜念現起之後，通常我們不太會想要控制自己心中的煩惱，所以我們進一步地付諸於身語。或許你會說一個人獨處時能做什麼壞事？一個人時可以做的壞事可多了。手機拿起來，可以做的壞事很多吧？手機拿起來，可以罵人，也可以說謊。光是手機在手，就可以做很多壞事，甚至你透由手機都可以殺死一個人，有多少人是被網路霸凌而死。這樣你就知道，即便一個人獨處，都可以做很多壞事吧？在那樣的情況下，有時候我們並不想控制自己的行為，這是不是代表我們對三寶沒有信心？這時或許你會說：「沒有辦法，我就是很普通的凡夫啊，會這樣做，在所難免。」當然在所難免，但我要說的是：在那當下，我們對三寶是沒有信心的。為什麼？如果我們相

信三寶擁有千百億化身，而且那些化身都圍繞在我們的四周圍，我們會做那樣的事情嗎？應該不會吧。為什麼不會？如同我們剛才所說，如果有一位你最相信的師長——尊者——就坐在你身旁，你會做同樣的事情嗎？不會。甚至，如果尊者就坐在我們的身旁，當我們的心中現起那些非理作意時，我們是不是會適時地遮止它、壓制它、調伏它？為什麼我們會這麼做？「要是我不這樣做的話，說不定他會知道；要是他有他心通怎麼辦？即便他不知道，我也不應該付諸於身語，否則他就知道了。」那意思是我們做這些事情，三寶都不知道，是嗎？不就是如此嗎？

所以我們說自己對三寶有信心，通常都是在什麼情況下才有的？通常都是我們好端端地坐在拜墊上，用很理性的方式去思惟的情況下，那時才會對三寶有信心；在遇到困難、挫折、瓶頸的情況下，我們對三寶有信心嗎？根本沒有。但說真的，如果只是透由理性地思考，在我們非常平靜的狀態下對三寶生起信心，請問：那樣的信心從何而來？我們一直討論這個問題，那樣的信心從何而來？你是看到了三寶的哪一點而對它生起信心的？這些問題都需要重新思考。不應該像有些同學說的：「我對三寶有信心，因為如果能對三寶生起信心，我可以累積到非常多的福德資糧。」這是在利益交換嗎？「我之所以選擇對您生起信心，是因為只要我相信您，我就可以賺到許多福德資糧。」這些想法都有問題。所以我們才說我們真的對三寶有信心嗎？

過去噶當派的祖師——博朵瓦大師——曾經說：「我們對佛的信心還不及一位算命先生。」為什麼他那樣說？如果有一位算命先生，他算命算得非常準，我們去找他算命，當天他算完之後告訴我們：「你今年會一帆風順。」這時我們聽完就會覺得心安，甚至如果你帶著朋友一起去找那位算命先生，你聽到他這麼說之後，你就會說：「我們去吃飯，今天我請客！因為今年我會一帆風順、我會賺大錢，所以今天這一餐我請客。」你心情會特別好。但如果對方告訴你：「今年你會遇到很多問題，你麻煩大了！想要避免的話，這些事情不能做、那些地方不能去、你要聽我的話、你要做什麼事、你要改一下家中的風水……」這時你就會把他告訴你的話牢牢記住，你不只會把它寫下來，還會每天去閱讀它好幾遍，而且不斷地提醒自己：「算命先生告訴我這件事情不能做、那件事情不能做。」假設他告訴你：「今年你不能出遠門。」即便你

有再重要的一筆生意，要親自去美國一趟，你都會考慮很久——「算命先生說我不可以出遠門，最遠就只能到香港，超過這個範圍我都不能去。」你會很掙扎，對不對？甚至你會告訴你公司的老闆：「算命先生說我今年不可以出遠門，你派其他的人去好了。」對於那位算命先生告訴我們的話，我們會牢記在心，而且我們很努力地實踐；當我們沒有做到時，還會覺得不安——「之前算命先生告訴我這件事情不能做。」萬一我們做了，我們會不會覺得不安？會。佛告訴我們的事情呢？我們何時放在心上？

以一位正信的佛弟子來說，在皈依三寶之後，我們應該修學皈依學處，但是我們真的記得皈依學處講了哪些內容嗎？似乎也記不起來！我們皈依了三寶這麼久，連皈依學處中什麼該做、什麼不該做，我們都記不住。需要作實驗嗎？如果需要的話，等一下發給每個人一張紙，請把皈依學處全部寫出來。我不相信多數的人會及格，因為平常我們根本沒在關注這些事，只有在書本打開的時候，才有皈依學處；書本闔上之後，哪來的皈依學處？根本沒有。由此可知，一位算命先生跟佛在我們心中的地位完全不一樣。為什麼會這樣？是我們真的不相信佛嗎？應該也不至於。但為什麼我們在對佛生起了些許的信心之後，還是無法把佛的教誡放在心裡，進而去實踐它？道理很簡單，不是只說各位，包括我在內，我們想要的就是世間安樂，我們想追求的就是世間的利益。當我們把目標放在世間的安樂上，當我們想追求的只有世間的利益時，我們當然會在乎算命先生所說的話，因為他告訴我們的不是來生的安樂、來生的利益，他告訴我們的就是如何獲取現世的安樂；佛告訴我們的是什麼？來生的安樂，但是我們不在意，因此我們不會把它放在心上。所以即便我們對某些師長、我們對佛和三寶看似有信心，但說真的，祂們的教誡我們根本記不住，因為我們不覺得它有必要性。為什麼？因為祂們告訴我們的這些教誡，不是只為了利益我們的現世，主要是要利益我們的來生。由於目標不同，這時我們當然不會把祂們告訴我們的那些話放在心上，這很正常。

所以再問問自己：「我對三寶、佛陀、師長真的有信心嗎？」你有沒有發現每舉一個例子、每用一個譬喻，那個問號就越來越大。這才是什麼？這才是真相。學佛的人應該不斷地用這樣的方式，去反觀自己的心跟所學到的法，這兩者之間的差距到底

在哪裡。唯有透由這樣的方式，你才有辦法改變自己的狀態，而不是別人告訴你什麼觀念，你在不加思索的情況下就全然接受。況且，你仔細去檢查、反省後就會知道：通常我們想要馬上接受的那些觀念，背後都有我們想要從中獲取的利益。當有人告訴你：「你要相信師長、相信三寶。」為什麼我們選擇馬上相信？難道這當中沒有我們想要的利益嗎？有；至於是什麼利益？這因人而異。但通常這一點跑不掉！所以我們始終用交易的心態在學法——「我付出我的信心，給予您我對您的信任，希望能夠因此從您那個地方獲得我想要的利益。」學法不應該是這個樣子，我們不是在做生意。

我們提到三寶是我們皈依的對象，我們說三寶能救護我們、能救度我們，而三寶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。三寶當中，「佛寶」是為我們宣說正法的大師；「法寶」是我們的正皈依；「僧寶」是我們修學正法期間的助伴，這三者扮演的角色不同。先舉一個例子：如果我們生了重病，我們想不想找到一位醫術高明的醫生？當然想。在找到醫生之後，我們希不希望取得最好的藥物？當然也想。但有醫生、有藥物就足夠了嗎？我們在服藥的期間，難道都不需要有看護、護士從旁協助嗎？當然也需要。相同的道理，現今的我們是不是也生了重病？即便身體沒什麼大毛病，但我們知道自己的心生了重病，在這樣的情況下，我們需要有如同醫生的佛、如同藥品的法、如同護士的僧，我們的病才有可能痊癒。

有些人會說：「皈依時只要皈依二寶，不需要皈依三寶。」這樣的說法很普遍，只是有些人可能沒注意到。哪二寶？「我只要皈依佛寶和法寶，我的問題就能解決，我不需要皈依僧寶。」首先，會有這種想法的人，我不認為他真正了解僧寶的內涵；甚至試著反問一句：「難道你皈依的佛寶不屬於僧寶嗎？」只要問一個簡單的問題就夠了。我發現已經有很多同學給我一個充滿疑問的表情——「佛寶怎麼會是僧寶？」我想看到這種表情，這樣我才知道你們在想什麼。如果你們給我一個很肯定的表情，我可能就不會想要講下面那一段，因為我覺得你們聽懂了；但你們給我一個不確定的表情，為了解決你們心中的疑惑，下面的這一段就有它的必要性。

在還沒介紹僧寶之前，什麼是法寶？真正的法寶，不是我們研閱的佛經論典，而

是當我們了解法義之後，進一步去實踐法義、實修法理，而在我們心中生起滅諦、道諦的功德，這才是法寶，這才叫做正皈依；至於佛經論典是不是「法」都有待考慮。雖然你會說：「佛經論典是存在的，這是法。」但我們在這個地方所講的「法」，是在念死無常的法類當中所提到的——在死亡的時候，除了「法」之外，其他的都沒有幫助；那當中的「法」是什麼？是我們平常研閱的佛經論典嗎？難道我們平常研閱的那些經論，在死亡到來時能夠派得上用場嗎？如果那些經論可以派上用場、能使我們來生不墮惡趣，那我們根本不需要行善斷惡，只要花錢買經書，然後死的時候帶著經書一起火化就好了，反正這是我們可以帶走的法；但是事實卻非如此！真正能夠帶走的法，是我們已經內化在心中的法，而不是外在的白紙黑字的法，雖然在那些紙張上面寫了很多的法理，但我們真正能夠帶走的法是什麼？已經內化的法——當我們了解之後，進一步去實踐的法理，那才是我們真正能夠帶走的東西。

當我們持續地內化之後，我們把文字轉變成是內心的一股力量時，慢慢的，我們會從不了解無我到認識無我、從不熟悉無我到熟悉無我，最後能夠現證無我。所謂的「現證無我」，指的是我們能夠看清楚無我的內涵。只要我們看清楚無我的道理，就表示我們心中生起了道諦的功德；當我們看清楚了無我的道理，我們就能開始斷除心中的煩惱；只要我們開始斷除心中的煩惱，就代表從那一刻開始，我們心中有了滅諦的功德。當我們的心中有了滅諦和道諦的功德，這代表我們才能真正地遠離痛苦。所以為什麼法寶是正皈依？因為所謂的「法寶」，它要強調的是滅諦和道諦的功德——唯有在我們的心續中生起滅、道的功德，我們才有可能真正地遠離痛苦。

所以為什麼要皈依？因為我們不想要受苦。在皈依之後，三寶裡面誰才是解決我們痛苦的關鍵？法。佛和僧只是解決我們問題的助緣，而不是關鍵。所以最重要的是「法」；那樣的法是什麼樣的法？是白紙黑字上的法？還是我們內化在心中的法？已經內化在我們心中的法，那樣的法才是正皈依。當然，我們平常會說：我們研閱的佛經論典是法寶，那只是「取名」為法寶；但真正法寶的內涵，指的是內心所生起的滅諦以及道諦的功德。從這一段描述裡面，我們可以得到的結論是：在皈依三寶之後，如果我們真的有心要解決自己的問題，只是透由聞思去理解法理，這是不夠的。當那

些道理沒有被內化，我們沒有用心去思考、反覆去實修的話，那些法理不足以讓我們脫離困境，因為它沒有辦法轉換成是我們心續中滅諦及道諦的功德。所以在皈依三寶之後，如果我們真的想要從目前的困境當中解脫的話，試著把聞思、理解到的法理，進一步去實修，這才能夠解決問題。我覺得這個觀念很重要，雖然我也做不到，但至少我有試著讓自己往那個方向前進。

接著，什麼是僧寶？僧寶跟僧人不一樣，雖然僧人、出家人取名為僧寶，但是真正的僧寶不一定是僧人，真正的僧寶是指擁有滅諦及道諦功德的人。那請問：一位在家人在很認真地實修之後，他的心中有沒有可能生起滅諦及道諦的功德？（學員：有可能。）這時候，請問那一位在家人是不是僧寶？當然是；僧寶不等於僧人。所以所謂的僧寶指的是什麼？透由了解法理，而在心中確實能夠生起滅諦及道諦功德的人，我們稱他為「僧寶」。請問佛陀是不是僧寶？當然是；難道我們要說「佛的心續中沒有滅諦、道諦的功德」嗎？不是嘛。

為什麼要特別強調佛、法、僧三寶？佛為我們如實地宣說正法的內涵，在宣說這些正法的內涵之後，總要有人去實修吧，是不是？在學佛的這條道路上，我們需不需要有人走在我們的前面作我們的榜樣？需要。而不是說「佛從天空中降下來，對眾生宣說法理，但是我放眼望去，看不到任何一個榜樣，每個人長得都跟我差不多——煩煩惱惱」，你希望看到這樣的場景嗎？還是你希望在你的周圍，可以看得到幾個比較像樣的人？還是你只希望看到佛？如果只看到佛，對我們來說那會有壓力。為什麼？我們會覺得：「佛是崇高無上的，以我目前的狀態要怎麼成佛？」如果祂是完美的、沒有任何缺點，我們說祂是一百分；自己目前的狀態呢？雖然不是零分，但頂多零點五分，你會覺得：「我要考一百分，怎麼可能？」但如果你周圍有幾個二十分的、四十分的、六十分的，你會不會覺得跟他們的距離沒有相差那麼遠？「雖然我現在只有零點五分，或是只有一分，但只要我肯學，過不久之後，我也可以考到二十分。」同樣的模式——「過不久之後，我也可以考到四十分、六十分、八十分、一百分！」你會不會覺得有人在你的面前作你的榜樣，他能夠成為你效學的對象時，你學起來會比較有力量？會。如果這個世間上只有一分跟一百分，你不覺得壓力很大嗎？所以在

我們學法的過程中，僧寶的角色很重要。僧寶不見得是佛，見道位以上的聖者都可以稱為僧寶，雖然他們不見得圓滿，但跟我們相比，他們非常的了不起。

雖然只剩五分鐘，但我們討論一個問題：有些人在學大乘法的期間，他會有一種輕忽小乘法和小修行者的心態現起：「那樣的法不圓滿、不究竟，那樣的修持似乎有點自私。」因為他認為「我們應該實踐利他，不能只追求自利」，這時他用這樣的角度去看待那些小修行者，即便他嘴巴不說，心裡難免會現起：「你那樣的修行雖然不錯，但自私了點。」請問：如果小修行者精進地修行，他的心續中生起了滅、道的功德，他是不是僧寶？（學員：是。）甚至他再精進一點，成為了小乘的阿羅漢，請問他是不是僧寶？（學員：是。）我們在皈依三寶時，需不需要把他列入僧寶的行列？前兩個問題都有答案，這個問題沒答案啊？這時很多同學似乎不太想回答。我們的問題是：「他是不是僧寶？」（學員：是。）那你要不要皈依他？還是你認為：「雖然他是僧寶，但是我只想皈依大乘的僧寶；小乘的僧寶，我無法認同。」有什麼無法認同的？我們跟他之間的差距，就像他跟佛之間的差距。我們先看看自己，再想想自己是什麼條件？竟然還在選擇對方，我們有什麼條件選擇對方？「他可以成為我的皈依境；至於你，很抱歉，你不能成為我的皈依境。」我們是什麼條件？如果我們是大乘的菩薩，這個問題需要思考；如果我們是大乘的菩薩，應不應該皈依小乘的行者？應不應該皈依小乘的阿羅漢？大乘的菩薩所皈依的僧寶，應不應該把這些人列入僧寶的行列？這個問題需要考慮。但對於我們這種普通的凡夫來說，這個問題沒有考慮的空間。有什麼好考慮的？難道他身上的功德是我們不要的嗎？不是。各位不要小看那些小乘的阿羅漢，如果有一天在這個世間上，突然有位小乘的阿羅漢出現，我們都會把他當成佛來看。

不要說小乘的阿羅漢，現在有很多的世間人老是裝神弄鬼，整天掛羊頭賣狗肉，打著弘揚佛法的旗幟，卻做一些見不得人的事情。底下的那些信眾們對他百依百順，把面前的那個人就視為佛；即便台上的那個人，他的背後都沒有掛著佛像、他講的都不是佛理，但下面的人卻把他當成佛來看。那樣的人，如果都可以被視為佛，要是小乘的阿羅漢出現在我們身邊，我相信在場沒有人不會對他膜拜。我們現今可以想到的

功德，除了菩提心之外，小乘的阿羅漢通通都有——你要空正見，他有空正見；你要出離心，他有出離心；你要神通、神變，他也都有；雖然他沒有大乘的菩提心，但是他有慈、悲、喜、捨的四無量心，那些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功德。我們不要認為小乘行者只顧著自己修行，各位去稍微了解四無量心的內容之後，你們就會發現：「即便他修學小乘，他的境界都遠超過我。」而且從我們的角度去看那些小乘的修行人，如果他真的符合小乘行者的條件，甚至最終他真的證得了小乘的阿羅漢的果位，對我們來說，他心中的慈悲心跟菩薩的慈悲心相差無幾。為什麼稱為「四無量心」？什麼叫做「慈、悲、喜、捨的四無量心」？以「悲無量心」來說，小乘行者心中的悲無量心是緣著「無量眾生」的苦之後，對他們的苦生起悲愍的心；大乘菩薩的悲心，是指他能一視同仁地面對「一切眾生」，生起同等的悲心。這時你會問：「無量的眾生跟一切眾生有什麼不同？」當這個問題，我們都解釋不出一個所以然的時候，憑什麼去批評那些小乘的行者？

我們先看看自己吧！我們的慈悲心所緣的範圍，不過就是三到五個人，對吧？當我們說「為利有情願成佛」的時候，我們說「我要利益一切有情」，請問：我們心中所想的「一切有情」這幾個字裡面，到底包含了多少個有情？我們說「我要利益一切有情」，但如果你旁邊的人在聽課時動來動去，你就會說：「你很討厭，下午那堂課你不要坐我旁邊，你會讓我分心。」一邊說要利益一切有情，但同時把他排除在有情的範圍之外——「我要利益一切有情，但是我不要利益他，因為他一直動來動去。」以此類推，「我要利益一切有情，但我不要利益會傷害我的敵人。」「我要利益一切有情，但我不要利益我不認識的那些陌生人。」「我要利益一切有情，但我只想利益會幫助我的那些人，而且不能只幫助過我一次，要幫助過我很多次的人，我才想利益他；而且如果最終他背叛我，我也不要利益他，即便他已經幫助過我十次，只要他背叛我一次，我就不要利益他。」所以認真想想，我們想要利益的眾生不過就那三、五個，那就是「一切有情」當中所包含的有情，而且那幾個有情都是圍繞著「我」在打轉——我的親人、我最信任的朋友、我的孩子……我們的慈悲心也不過就如此罷了，憑什麼輕視小乘行者？他們心中的慈悲心是緣著無量的眾生，而我們還挑來挑去——「你不要成為我的皈依境！」好像皈依他，抬不起頭似的，但根本不是這樣。

我們太看得起自己，太容易輕忽別人；自以為自己在學大乘法，就覺得學小乘法的人「不究竟」。我們「究竟」到哪裡去了？說人家不究竟的同時，請先問問自己：「我們如何究竟？哪裡究竟？」其實都沒有。那我們有什麼好挑剔的？這就像我們去餐館吃飯，明明肚子很餓，對方說：「我們只剩下白飯，沒有其他的菜。」這時你還要挑：「只剩白飯，那我不要吃了，我寧願餓肚子。」是這樣嗎？不是嘛！我們根本沒有挑剔的本錢。為什麼？因為不吃，會肚子餓；即便是一碗白飯，有白飯你就應該偷笑了。沒有什麼好挑剔的，不要從這個角度去看別人，學法的人不應該這樣！

所以我們一再地強調，如果你是一位正信的佛弟子，請不要做分化佛法的行為；也不要因為我們學的法跟其他人不同，而排斥其他人，我覺得這沒有必要。學的法不同這很正常。為什麼？我們的條件不同、想法不同、希求不同。所以在學習的期間，我們應該是看看別人有什麼優點，取別人的優點、學習別人的優點，而不是看別人的缺點。況且，小乘行者的那些證量是他的缺點嗎？難道那不是我們想學的優點嗎？從這個角度去思惟，你就會發現其實我們非常的卑微、渺小，所以沒有必要自我膨脹，不必打腫臉充胖子。把心靜下來，不要整天去討論那些人我是非——「他們怎麼樣、我們怎麼樣；他們做的行為多麼糟，我們做的行為多麼棒。」好的永遠是自己，這沒有用。這樣可以嗎？不是只說各位，包括我在內，我們一起努力，因為我們都認為自己是佛弟子，所以我們應該一起努力。

好，我們早上的課就上到這個地方。